

英 汉 对 照

晚间新闻
THE EVENING NEWS

上

郭泽民等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晚 间 新 闻

THE EVENING NEWS

(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96-12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间新闻/(加拿大)黑利(Harley, A.)著;郭泽民等
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
ISBN 7-5600-1282-5

I. 晚… II. ①黑… ②郭… III. 英语-小说-语言
读物 IV. H319.4:J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541 号

晚间新闻(上、下)

THE EVENING NEWS

阿瑟·黑利 著 郭泽民 等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36×965 1/32 44.25印张 899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套

ISBN 7-5600-1282-5

H·722

定价(全 册):39.90元

14

特别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午被怀特普莱恩斯惨痛事件打断后，直到星期六晚间全国新闻播出后才在 CBA 总部开起来。时间是晚上 7 点 10 分，小组成员都自觉放弃了任何度周末的计划。人们常说，电视新闻制作人员上下班时间不固定，老不在家，社交生活随时有干扰，这个工作是离婚率最高的一种职业。

哈里·帕特里奇还是坐在会议桌首，他扫视了与会人员一眼——丽塔、诺曼·耶格、艾丽斯·埃弗利、卡尔·欧文斯、特迪·库珀。大多数人看上去很疲倦。艾丽斯生平第一次不重修饰，她的秀发散了，白色连衣裙上留有墨水痕迹。耶格穿了件衬衫，椅子朝后一翘，两脚搁在桌上。

房间里也是乱糟糟的，垃圾桶垃圾溢了出来，烟灰缸里全是烟头烟灰，脏咖啡杯到处都有，报纸扔得满地都是。把特别工作小组办公室锁起来的代价是清洁工不能进去。丽塔提醒自己在星期一之前安排把房间打扫干净。

“事件次序”和“杂录”两块板上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最新的稿子是由帕特里奇打的关于上午怀特普莱恩斯灾难的概述。但令人灰心的是板上仍然没有关于绑架者身份或人质下落的确切消息。

“有谁要报告情况吗？”帕特里奇问道。

耶格将脚放下，把椅子靠桌边拉了拉，然后举起手来。

“说吧，诺曼。”

这位资深节目制作人说话语调平静，颇有学者风度。“今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往欧洲和中东挂电话，向我们各分台的负责人、长驻记者、特约记者及内线问问题：他们是否听到任何有关恐怖分子最新或异常活动的消息？有没有恐怖分子奇特活动的迹象？有没有任何恐怖分子，特别是恐怖组织，最近突然不露面了？如果有，他们是否有可能去了美国？等等。”

耶格停顿下来，翻了一下记录，继续道，“我得到了一些半肯定的回答。真主党的一个组织一个月前从贝鲁特消失后一直没露面。但谣传他们正在土耳其，策划对犹太人发动一次新的攻击。从安卡拉发来的消息也证实土耳其警方正在搜捕他们。不过，没有确凿证据。他们也许在其他地方。”

“黎巴嫩武装革命派据说正在调动人马，但根据从3个不同地方发来的报告，其中包括从巴黎来的报告，说他们现在正在法国。也没有确凿证据。阿布·尼达尔从叙利亚消失后，据谣传是到了意大利，伊斯兰圣战组织正在那儿与红色旅策划搞新的恐怖活动。”耶格把两手一摊。“尽管我的消息来源过去一直相当可靠，但这

些家伙都像是抓不住的影子。”

莱斯·奇平翰走进会议室，克劳福德·斯隆也随后进来。他们在桌旁坐下。见大家都默不作声，新闻部主任催促道，“请继续往下讲吧。”

耶格讲话时，帕特里奇打量了斯隆一下，觉得这位新闻节目主持人面色灰白，与昨天相比，更为惨白和憔悴。但是，因为紧张增加的缘故，这也不奇怪。

耶格说：“内线提供了另外几个恐怖行动的情报。我不想具体谈，只说一点：它们显然都是局限在欧洲或中东。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同我交谈的人都不相信有恐怖分子出走去美国或加拿大，肯定不会有许多人一起去。如果有，他们说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但我要求每个人继续观察打听，随时报告。”

“诺曼，谢谢。”帕特里奇转向卡尔·欧文斯。“卡尔，我知道你在往南调查。有什么结果吗？”

“还没有真正肯定的结果。”这位年轻的节目制作人无须翻着今天的电话记录。他的特点是做事有条不紊，他把每次电话要点写在一张4×6英寸卡片上，字迹工整，各张卡片分类归放。

“我和诺曼一样，和同样的熟人交谈，问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马那瓜、圣萨尔瓦多、哈瓦那、拉巴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古西加尔巴、利马、圣地亚哥、波哥大、巴西利亚、墨西哥城。这些地方一直有恐怖活动，关于恐怖分子在国外流窜，像换乘火车一样出境入境的消息也不少。但是情报机关提供的消息没有一条是符合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一伙人的。不过我有一个偶然的发现。我现在正在作进一步调查……”

帕特里奇说：“说给大家听听，不成熟也没关系。”

“国家是哥伦比亚。有一个名叫尤利西斯·罗德里格兹的家伙。”

“他是一个名声特坏的恐怖分子，”丽塔说：“我听说他被人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阿布·尼达尔。”

“一点不错，”欧文斯表示赞同，“据信他曾在哥伦比亚参与过好几起绑架事件。我们这里报道不太多，但那儿一直有绑架。3个月前，罗德里格兹据说是在波哥大，后来就不见了。凡了解他的人都确信他是在其他地方活动。有谣传说他去了伦敦。但不管他去了哪儿，自6月份以来他一直就没露面，躲藏得很成功。”

欧文斯停顿了一下，查看一张卡片。“还有：出于一种直觉，我给华盛顿移民局的熟人打了电话，把罗德里格兹的名字报了给他。随后，我的内线打来电话说3个月前，即罗德里格兹突然消失的时候，移民局接到中央情报局的警告说他们可能取道迈阿密来美国。联邦法院已签发了缉捕证，迈阿密移民局和海关戒备森严，但他没有露面。”

“也许已经入境，但未被发现，”艾丽斯·埃弗利补了一句。

“这很有可能。他可以从其他入口进来。如果我刚才提到的谣传是对的话，他可能取道伦敦来美国。有关他的情况还有：罗德里格兹曾在伯克利大学学过英语。他的英语没有口音，或者说是带美国口音。我的意思是他可以让你听不出他是外国人。”

“这很有意思，”丽塔说。“还有其他情况吗？”

欧文斯点点头。“有一点点。”

坐在桌边的其他人都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述。帕特里奇想：只有搞新闻的人才知道通过熟人和电话联系能搞到许许多多信息。

“这一点点是有关罗德里格兹的档案记录，”欧文斯说道，“其中包括我刚才说的情况，还有，他是和 72 级一起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

帕特里奇问：“有没有他的照片？”

欧文斯摇摇头。“我曾向移民局要过，但没要到。他们说没有照片。中央情报局也没有。罗德里格兹非常小心。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也许很幸运。”

“我的天，卡尔！”丽塔抱怨起来。“如果你一定要像写小说那样，就请继续讲故事！”

欧文斯笑了。不慌不忙，稳扎稳打，是他的个人作风。这种工作作风很管用，因此他不想为了艾布拉姆斯或其他人而有所改变。

“打听过罗德里格兹有关情况后，我给我们的旧金山分台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派一个人到伯克利去调查。”他朝奇平翰瞟了一眼。“莱斯，我以你的名义，说是你授权急办的。”

新闻部主任点了点头，欧文斯继续往下说。

“他们派了菲奥纳·高恩去。她恰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生，对伯克利熟门熟路。菲奥纳十分幸运，特别是在星期六，她在英语系找到了一位还记得 72 级罗德里格兹的教师，你们相信吗？”

丽塔叹了口气。“我们相信。”她的语调在说：快往下讲！

“罗德里格兹似乎不合群，没有什么好朋友。那位

教师还记起罗德里格兹不喜欢照相，从来不肯让人给他拍照。学生办的《加州日报》想让他与其他外国学生合个影，但他拒绝了。后来大家都以此来开他的玩笑。班上有一位同学绘画很好，趁罗德里格兹不注意，画了一张炭笔素描。当这位同学把素描拿给别人看时，罗德里格兹大发雷霆。随后他出了高价把画买了下来。但是那位画家已将素描复制了十几份，送给了他的朋友。罗德里格兹不知道此事。”

“这些复印品……”帕特里奇问道。

“哈里，我还没完呢，”欧文斯笑着，仍然不肯快讲。“菲奥纳回到旧金山，打了一个下午电话。这工作可不轻松，因为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72级有388个学生。不管怎么说，她设法找到了一些人的名字，以及一些校友家里的电话号码，然后再顺藤摸瓜。我们会议开始之前，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发现了一幅炭笔画复制品，明天就能拿到。只要画一到手，旧金山分台将马上转交给我们。”

会议室响起一阵赞许的低语声。“干得很好，”奇平翰说道。“代我向菲奥纳致谢。”

欧文斯指出：“但我们也不能做过高估计。眼下所发现的都只是巧合。罗德里格兹可能卷入到这次绑架事件，这也只是一个猜测。此外，那幅炭笔素描是在20年前画的。”

“即使是20年，人的相貌变化也不会太大的，”帕特里奇说。“我们可以把这张画像拿到拉奇蒙特，去问有没有人曾看见过他。还有什么情况？”

“华盛顿分局的报告来了，”丽塔说道。“说联邦调

查局没有新的发现。他们的法医正在对怀特普莱恩斯那辆尼桑面包车的残骸进行调查，但希望不是很大。正如萨莱诺星期五在广播上所说，联邦调查局办理绑架案件要取决于绑架者是否与他人联系。”

帕特里奇朝桌子那边的斯隆望了一眼，说“实在抱歉，克劳福德，我们掌握的似乎就这些情况。”

丽塔提醒他：“除去特迪的想法。”

斯隆急问：“什么想法？我没听说。”

“最好让特迪自己来讲解，”帕特里奇说道。他朝坐在桌边的年轻的英国人点点头。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库珀身上，他顿时活跃起来。

“斯隆先生，我的办法也许能够找到绑架者的藏身处。尽管我相信现在他们已经跑掉了。”

奇平翰问：“如果他们人都跑了，找到这个藏身之处又有什么意义？”

斯隆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不管这些。我要听他的想法。”

库珀不顾斯隆的干预，首先回答奇平翰的问题：“痕迹，奇平翰先生。人们总是会留下痕迹，暴露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甚至上哪里去了。”

库珀随后将那天早些时候向帕特里奇和丽塔提出过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他想象中绑架者会用作据点的房子及其方位……他关于绑架者可能通过报纸上的广告找到据点的信念……查阅在拉奇蒙特周围 25 英里范围以内过去 3 个月出版的各种报纸上登载的分类广告的计划……排查的目的：寻找与假设的据点相吻合的房子……专门雇用一批聪明的年轻人到图书馆及报社做具体查阅

工作……随后，指导这一批人察看排查出来的房子……

库珀最后说：“我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看还称不上是个办法，”奇平翰说道。库珀讲述他的想法时，奇平翰就一直双眉紧皱。听到要雇人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要雇多少人？”

丽塔说：“我做了一点调查。在他所说的那个地区有日报周报共 160 多种报刊。过期报刊图书馆一般都不收藏，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报刊我们要到出版社去找，要查看档案。查阅过去 3 个月的广告并且做笔记，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如果这工作要有价值，就要赶快进行。”

奇平翰打断了她的话：“谁能回答我的问题：需要多少人？”

“我估计要 60 人，”丽塔告诉他。“此外，还要加上指导人员。”

奇平翰转向帕特里奇。“哈里，你真的赞成这样搞？”他的语调表明：你不可能那么糊涂吧！

帕特里奇犹豫起来。他和奇平翰一样有疑虑。今天上午从怀特普莱恩斯开车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就觉得特迪的想法很不牢靠，一直到现在他还是这么想。但是他又推论：采取一种办法，即使这种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未必不好。

他说：“是的，莱斯，我赞成。我认为我们应该各种办法都试试。目前，我们的线索或新的想法都还不多。”

奇平翰对他的回答很不高兴，雇用 60 个人，加上他们的交通及其他费用，很可能要干上几个星期，奇平翰对此感到害怕，更不用说还有丽塔提到过的指导人

员。这种请人帮忙意味着大笔开支。当然，在过去电视新闻业花钱不要预算的日子里，他根本不会在乎。也没有人在乎。但是现在，马戈特·劳埃德—梅森关于绑架案特别工作小组的指令在他耳边回响起来：“我不准任何人……大手大脚花钱……未经我的批准，任何预算外的工作不得进行。”

奇平翰想，他和大家心情一样，想急切找到杰西卡、斯隆的儿子和老人的下落。如果有必要，他会到马戈特那儿为钱的事争一下。但是总得要为他自己相信的东西去争，而不是这个傲慢的英国人的狗屁计划。

“哈里，至少在目前，我要否决这个办法。”奇平翰说道：“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不值得一试。”他料想，甚至现在，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心里是怎么考虑马戈特的，他们将骂他是胆小鬼。唉，不要管它了。他有许多问题——包括是否能留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但他们不知道。

耶格开口道：“莱斯，我原以为……”

他没说完，就被克劳福德·斯隆打断了：“诺曼，我来讲。”耶格就此停住，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口气很尖锐。“莱斯，你说不值得尝试，是不是就是不愿花钱？”

“这是一个因素，你知道钱一直是个问题。但最主要的是理智的判断。这个建议不是一个好办法。”

“也许你有更好的办法？”

“现在还没有。”

斯隆然后冷冷地说道：“我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马戈特·劳埃德—梅森对经费是否有限制？”

奇平翰很不自在地说：“我们讨论过预算，仅此而

已。”他又补了一句。“我们到私下场合里谈这个问题好吗？”

“不！”斯隆咆哮道。他跳起来，盯着奇平翰。“对那个冷血婊子，没有秘密可言！你回答我的问题。对经费确有限制。”

“这并不重要。只要值得干。我可以给斯通亨奇挂个电话要求……”

斯隆怒气冲冲：“我要求的是在这里开记者招待会，就在今天晚上！我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当我的家人正在地狱的某个地方受煎熬时，这个富有的网台却召集了一帮财会人员在讨论预算，为几分钱讨价还价……”

奇平翰争辩：“没有人在讨价还价！克劳福德，没有这个必要。真对不起。”

“你们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

坐在桌边的其他人员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首先，对他们的活动经费曾经秘密地做了限制；第二，在目前这种危急情况下，竟然不去尝试各种可能的办法，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CBA 竟然触怒了其最有名望的资深节目主持人，马戈特·劳埃德—梅森给骂了，由此的结论是她代表了格洛班尼克电视业挥舞刀斧乱砍的那只黑手。

诺曼·耶格也站了起来，以最简单的方式表示抗议，他平静地说：“哈里认为我们应该给予特迪的想法一个机会试试。我同意。”

卡尔·欧文斯说：“我也同意。”

“把我也放到名单上，”艾丽斯·埃弗利说。

丽塔因为顾及奇平翰，流露出一丝不情愿。她说：“我想你们最好把我也算在内。”

“好吧，好吧，我们不要再吵闹了。”奇平翰说道。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判断有误。他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输了。因此，他暗暗地咒骂马戈特。“我改变初衷。也许我错了。克劳福德，我们同意了。”

但是奇平翰决定他不去找马戈特批钱。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人的态度，她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是最清楚不过了。他将自行授权开支，碰碰运气。

丽塔一贯讲究实际，为了缓和气氛，她说道：“如果我们要干，就不能耽搁了。星期一之前就要让研究人员开始工作。我们从哪里着手？”

奇平翰说：“给阿瑟大伯打电话。今天晚上我来跟他讲，让他明天到这里来征募人员。”

克劳福德·斯隆脸色明快起来。“这是个好主意。”

特迪·库珀坐在耶格旁边，低声问：“这个阿瑟大伯是谁？”

耶格抿着嘴轻声笑道：“你还没有见过阿瑟大伯？我的年轻朋友，明天你将获得一种独特的感受。”

“我来付酒水账，”奇平翰说道。他在心里又加了一句：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想包扎我造成的任何损伤。

他和其他人休会来到位于林肯中心附近的斯富齐餐馆酒吧。以新一古罗马格调装饰的斯富齐是电视新闻制作人员往常光顾的地方。星期六晚上餐馆里尽管人很多，他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张桌子，加了几把椅子。

奇平翰请了所有与会人员，包括斯隆在内。但是节

目主持人谢绝了。他决定和他的联邦调查局保镖奥蒂斯·哈夫洛克一起回家到拉奇蒙特。他们将在那儿又通宵地等待，期望绑架者会打电话传递任何信息。

每个人喝过酒后，紧张心态大为缓和。帕特里奇说：“莱斯，我有句话要跟你说。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时刻，我也不会干你那份工作。但特别是现在，你必须确定轻重缓急，进行人员安排，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至少，没有人比你干得更好。”

奇平翰感激地望了望帕特里奇，点点头。这是奇平翰对所敬重的人理解的表示。帕特里奇同时也是在提醒别人：不要以为问题都是非常简单，决定都是非常容易作的。

“哈里，”新闻部主任说，“我了解你的工作方法，你一直是很快就能‘感觉’到事件的眉目，这次怎么样？”

“我想跟以前一样，已有所感觉。”帕特里奇朝特迪·库珀望了一眼。“特迪相信他们已经离开美国了。我的看法也是如此。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正在接近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或者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或者是事件本身的自然发展。那时我们将要知道绑架者是谁，以及他们是来自何方。”

“我们知道了以后呢？”

帕特里奇说：“到时我立即出发。不管突破口指向何方，我将以最快速度第一个到达那里。”

奇平翰说，“你会做到的。我保证：你会得到你需要的一切支持。”

帕特里奇笑了起来，环顾餐桌，他说：“大家记住，

你们都听见了。”

耶格说：“我们当然听见了。莱斯，如果必要的话，到时我们会提醒你不要忘了今天的保证。”

奇平翰摇摇头，“不需要这样的。”

大家继续交谈。丽塔似乎在自己的包里找什么东西，实际上她是在一张纸上写字。她非常谨慎地将纸片在桌下塞到奇平翰的手里。

他等到别人都不在意的時候，低下头来。纸片上写着：莱斯，想上床吗？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15

他们来到丽塔的住所。她的一套房子在西 72 街上，从斯富齐坐出租车一刻工夫就到。奇平翰与斯塔夏正在打离婚，眼下住在远离市中心的 80 以外街上。他的一套房子很小，在纽约是便宜的。他感到不满意。他怀念豪华的萨顿普拉斯合作公寓，他和斯塔夏破裂之前曾在那里住了 10 年。合作公寓现在对于他来说是个禁区，一个失去的乌托邦。斯塔夏的律师已经把那地方看管起来了。

不管怎样，他和丽塔现在需要的是路途最近的隐蔽地方。他们在出租车里就相互抚摩，一直到他告诉她：“你再这样，我就要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了。这座火山也许要过几个月后才能重新爆发。”

她大笑起来，说：“你不会这样的！”但她还是停止了抚摩。

途中，奇平翰让出租汽车司机在报摊前停车。他下了车，回来时手上捧了刚出版的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邮报》。

“至少我知道我在你生活中的位置，你有自己优先的考虑，”丽塔说。“我只是希望你不是准备先看报再……”

“后看报，”他向她保证。“最后才看报。”

奇平翰说这话时，心里在想：在女人方面他这辈子还能否成熟起来？也许不能，或者至少要等他的性欲减退以后。他知道有些男人对他的充沛精力羡慕不已。再过几个月他就要过50岁生日了，但他的精力和他25岁时一样旺盛。在另一方面，经久不衰的性欲也给他带来苦果。

丽塔像前几次一样，使他现在感到亢奋，他知道他俩马上要快乐一下，但他也知道一两个小时后他会扪心自问：这么麻烦是否值得？按着这个思路，他经常想：寻欢作乐的性生活使他失去了他真正眷爱的妻子，同时使他的个人事业受到危害。马戈特·劳埃德—梅森在斯通亨奇的最近一次会面时点明了危害已是一个现实。他这样做是否真正值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原因是只要有机会，他就